

诗人西川与长沙读者分享新书《唐诗的读法》—— 回到唐代现场，读出唐诗“真相”
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 吴迪

头发些微蓬松，戴着标志性黑框眼镜，两腮浓密的白须分外显眼——6月10日晚，著名诗人、译者、学者西川现身长沙梅溪书院，与读者分享新书《唐诗的读法》。

资料放在手边，帆布包搁在脚旁，自在从容，西川仿佛在大学里上一堂普通的课。这大概便是诗人的样子：崇尚自由，散漫中透着对人的尊重。西川谈到如今唐诗“已经被封入神龛”，仿若被国人供起来了——针对这种现象，他创作了《唐诗的读法》，因为“并不是所有唐诗都是佳作”。



扫一扫，分享西川的“诗意”



美文欣赏

婚姻和手表

文/付瑞芳

今年，在我和爱人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子里，爱人买了一款情侣表，分别戴在我和他的手腕上。看着两块手表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爱人情动地说：“结婚二十年，我们聚少离多，辛苦你了。以后，就让我们长长久久地在一起。”

爱人发自内心的话语，触动着我心底里最柔软的地方，双眸不由得有些湿润。快二十年的分居生活，我和爱人终于生活到了一起。都说时间和距离最考验爱情，可婚姻路上的风风雨雨，始终没有把我们分开。在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的这天，爱人有心想挑选手表，让我顿觉婚姻未来的美好。

喜滋滋地戴上爱人送的情侣表，我每天不时地抬起手腕看看，做工精良，时尚大方，真是漂亮。可不久，夏天来了，温度越来越高，从未带过表的我戴着一块机械表，感觉越来越重，越来越热。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赶忙摘掉它，轻松轻松。但这毕竟是一种爱的表达，看见爱人戴着比我那块大近两倍的男士表，每天辛苦地忙碌着，我也一直坚持着。

可有一天，赶着上班，我居然忘戴手表了。那一天，没有表看时间，很不习惯，可更担心的是手表一天没戴，导致动力不足而停走。下班回到家，爱人拿着手表说：“今天忘戴表了吧，我都帮你摇了好几次，不会停的。”

那一刻，我差点泪奔。这些年，我们的婚姻磕磕绊绊，多像这表，在两人的努力下，风风雨雨一直朝前走。

从那件事后，我再也没忘记过把表戴上。可不知为何，表戴着戴着越来越不舒服。有天晚上回到家中，和爱人一说，他笑道：“你看两人在一起多好，把你都给养胖了。这不舒服是表链勒的。走，加两格去！”看着窗外黑灯瞎火，上哪去啊？可爱人坚持要去，说表戴着紧了，多难受。

好不容易，找到个手表店，把表链加长戴上，真是舒服多了。手表店的好心老板还免费帮忙清洗了表链，边洗边念叨，“一般的手表只要爱护得好，有点问题好好维修下，都可以戴上一辈子。你看，这样稍微清洗，是不是又像刚买的一样。以后，你们在家也可以自己清洗……”

看着光鲜如新的手表，听着手表店老板的一席话，我的心里不由感叹，婚姻多像一块表，都有一个适应过程，让相依相伴成为一种习惯。当有问题了，要尽快去解决，不然就会让彼此难受；动力不足时，要想着注入活力，不然就会停走。

要不，有些人的表只能戴一两年，有些人却戴了一辈子。有些人的婚姻只能如纸薄，有些人的却如钻石一样恒久、光彩夺目。

书评：毁誉参半 01

《唐诗的读法》可以说是一本口袋书，开本不大，全书只有五万字。自4月份出版以来，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可谓“毁誉参半”。喜欢的称其“态度鲜明，表述别致”，不喜欢的称其“不知所云”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可能是因为有的人把它当“工具书”，但其实它是一本“参考书”。

西川在此书开篇即指出，这本书“不是对唐诗的全面论述，而是针对当代唐诗阅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，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给出看法，同时希望为新诗写作和阅读提供参考”。

西川认为，采用何种态度阅读唐诗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。“完全‘回到’唐人的写作现场是不现实的，你只能猜。你对当下的理解，会影响到你对唐代诗歌现场的理解。你究竟是把古人供起来读，还是努力把自己当作古人的同代人来读？这两种态度会导致不同的阅读方法，指向不同的发现。”

唐诗：被封入神龛 02

在书中，西川提出一个观点：唐诗已经被封入神龛。

西川说，今天大部分人提起唐诗，差不多说的都是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不是《全唐诗》。据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统计，《全唐诗》收诗49403首，作者共2873人。

即便收诗如此之多，依然遗漏了很多民间佳作。

西川以长沙铜官窑发现的唐代诗歌为例，人们在窑址发现了大量中唐以后的陶、瓷器，器身上书有一百余首唐代诗歌，其中只有十首见于《全唐诗》。未被收录的，不乏“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。君恨我生迟，我恨君生早”这样的“可爱”之作。



而西川之所以指出唐诗的庞大体量，是为了打破人们心中“唐诗首首都经典”的固有印象，将其“请下神龛”。西川在书中说，如果你有耐心通读《全唐诗》，或者约略浏览一下，你会发现唐代的作者们也不是都写得那么好，也有平庸之作，“元代还有人敢于批评唐诗，但今天的我们都不敢了”。

参考书：唐人作诗随身带 03

西川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，那就是要置身于唐代的社会生活方式、唐人的写作现场，回答“唐人怎样写诗？诗人之间的关系？”等一系列问题。

唐人怎样写诗？提起这个问题，我们会想起唐代诗人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中的“李白一斗（一作‘斗酒’）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或者是唐代诗人卢延让《苦吟》中的“莫话诗中事，诗中难更无。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。”也就是说，在人们的印象中，唐代诗人作诗，要么靠的是才华横溢、

天赋异禀；要么靠的是苦苦思索、精益求精。

但西川在《唐诗的读法》一书中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：唐朝人在许多场景下都会写诗，比如赴宴、送别、游览……一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灵感，那么一旦没有灵感了怎么办？答案是查找参考书。

为证实自己的观点，西川在书中引用了唐时日本学问僧弘法大师的一段话：“凡作诗之人，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，名随身卷子，以防苦思。作文兴若不来，即须看随身卷子，以发兴也。”大意是：作诗的人，都抄写了古今经典诗句，随身带着，以防作诗时要冥思苦想。如果作诗时没有灵感，就拿出来翻一翻，找找灵感。

当时，专业的写作参考书有不少：《古今诗人秀句》、《泉山秀句集》、《文场秀句》……有些类似于今天的作文参考书。对此，西川不客气地评价道：“今天的诗人要是靠写作参考书是没法在诗坛上混的！”

“情敌”：李白和王维的关系 04

在了解了“唐人如何写诗”的问题之后，我们再随着西川的笔触，看一看“诗人之间的关系”。

“送别诗”是唐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，许多诗人都曾写送别诗。比如李白的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王维的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让人觉得唐朝的每一个诗人都是重情重义性情中人。但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”，“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和谐”。

西川认为，一旦了解了一个时代诗人之间的看不惯、较劲、矛盾，这个时代就不再是铁板一块，就不再是诗选目录里人名的安静排列，这个时代就活转过来，我们也就得以进入古人的当代。

在书中，西川让唐代活起来的钥匙正是上文提到的李白与王维，认为他们二人“关系相当微妙”。

西川指出，王维和李白都想赢得玄宗皇帝妹妹玉真公主的好感，但二人之间似乎没有往来。不过当时的王维一定不喜欢李白，两个人甚至有可能相互厌烦。因为在安史之乱前，唐代宫廷的趣味把握在王维手里，李白是外来人、野小子。李白的性格、才华成色和精神结构跟王维很不一样。

“我对‘事物的发生’很感兴趣。一首诗，今天可能是文化遗产，但刚写出来时，并不是。它有一个现场，只要有现场，那么一个人和别的人一定是有关系的，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在宇宙上活着。”

